

征

冯玉奇新著

上

馮玉奇著

社會言情
長篇創作

征

上海大明書局印行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 作 人 馮 玉 奇

出 版 者 大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大 明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五 月 第 一 版

自序

在民國三十三年時候，寫了「罪」的小說，大家都說這是暴露了社會上一般醉生夢死青年最普遍的通常病。有許多朋友，不論是舊雨，或是新知，他們都曾經把我當作耶穌一樣的，在我面前坦白的承認，說他們也都犯過這樣的毛病；看了罪小說之後，好像是個當頭棒喝，把他們的頭腦會震驚得清醒了許多，只是都爲了「罪」的主角司馬起表示同情可惜，因爲司馬起並非是個生成犯罪的人，都是因社會的不良，而使他墜入了罪惡之門，他們不忍坐視司馬起犯罪，羣起而向我呼籲，希望他能步入自新之路，緣是我不得不接連的續寫了「孽」與「霄」兩書，來完成了大眾的願望。

今春大明主人瑞春兄，與我談起罪，孽，霄三部書，他說在當時的環境裏，也許還有許多不能寫不能說的情節和話隱祕着，這當然很可惜，希望我抽空能够再寫一部類如「罪」那麼的小說，把從前不敢說，不許寫的故事和言論都敘述出來，這不是很可以大快人心嗎？於是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就開始寫了這部「征」的動機。

現在「征」終算是完成了，案頭工作，整整坐了一個月，才算是輕鬆了一口氣，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任務那麼的欣慰，然而「征」的內容，是否跟「罪」一樣的寫得令人感到滿意？這就叫我不敢說了，不過征的故事，和罪根本就不相同，當然，讀者又得用另一種眼光來細看了。

在寫這篇序文之前，我接到一封從遠在千里以外青海省西寧市北大街自新巷廿三號馬永魁君的來信；他是一個讀者，他向我說了許多敬慕的話，我很感激他，但我也很慚愧。不過他對於有一個問題，表示很抱遺憾，那就是坊間把我很多的舊作，換了一張封面和一個書名，再充作新出版的書售與讀者，他們都說我江郎才盡，以致幹出這樣舊瓶新裝的事情來，對於這問題，我並非沒有想到，實在爲了彼此的情面關係，我沒有向他們交涉。但如今讀者們既然把責任推諉到我的身上來，這使我不能默受冤枉，只好來向大家聲明一下。對於舊瓶新裝的事情發現，這並非是我作者欺騙讀者，實在是坊間對於商業道德有所缺點，故而今後讀者們在購買新書之時，希望大家先來檢視一下內容，是否是從前已經看過的了？這樣在讀者固然不化冤枉，也是我作書的也不會蒙受冤枉被人責罵了。茲值「征」付印之前，順筆附告，以爲序。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馮玉奇敘于海上先覺樓

社會言情
長篇創作

征

馮玉奇新著

今天火車站上的旅客，比往日特別的擁擠，幾乎把整個的月台都塞滿了。這些旅客都是怪年輕的男女們，但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這些青年男女們的手中，並不是拿着網籃，衣箱等行李，每人手中拿着的却是一面用竹竿糊成的小紙旗。紙旗上的字兒各各不同，無非全都是些愛國的詞句。雖然天氣是盛夏的季節，太陽的光，猛烈地在大家的頭頂上施虐，好像威脅這般青年男女不要前進的樣子。但這般青年男女內心熱血的沸滾，也許已超越了這烈日的炎熱；所以他們一些兒也沒有氣餒的表示。雖然額角上的汗水，是像雨點一般的冒上來，不過他們的精神依然很充足，顯然有威武不能屈的神氣。

計算他們的人數，足足有五六百個。人雖然多，但秩序倒很不錯，並沒有亂闖闖的吵鬧聲，而且還排齊了隊伍，顯然這是有領導者在指揮他們的行動。月台上有一個不識字的鄉下人，他見了這般青年們，心中似乎感到有些不明白的希奇，遂悄悄地問着旁邊的旅客。說道：

「喂！請問這般人到底幹的是怎麼一回事情呀？」

「你不知道嗎？這幾年來，日本人一步一步的欺侮我們中國。最近他們的野心越發厲害了，竟然無緣無故的侵佔了我們的華北。但我們的政府，似乎還沒有反抗的意思，一味的只想和約；所以上海這一般大學中學裏的學生，都憤憤地忍熬不住起來了。」

月台上那個身穿中山裝好像是個公務員的男子，聽這個鄉下人問自己，遂把自己所知道的，悄悄地告訴了他。那鄉下人不等他說完，還是莫名其妙問道：

「那麼，這一般學生子難道都預備到華北去打日本人嗎？」

「不是，不是，他們是到南京去向政府請願的。」

「請願？……噯！先生！什麼叫請願呢？」

那個鄉下人對於請願這兩個字有些聽不懂，這就目定口呆的又向他急急的問。那個公務員似的男子，見他連請願兩字都不知道，心裏未免有些輕視他；暗想，大熱的天氣，多說幾句話也是怪吃力的事，我和他談這些國家大事，還不是等於對牛彈琴嗎？於是望了他一眼，却並不回答。那鄉下人却不管人家討厭不討厭，仍舊猜疑地問道：

「哦！是不是他們向政府去說給他們打仗去呢？」

「他們讀書的學生子怎麼會打仗？他們是要求政府出兵去跟日本人去抵抗。」

那個公務員被他問得忍耐不住了，只好又向他解釋的回答。那個鄉下人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倒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說道：

「無論那一件事情，總是學生子先闖禍的。瞧這麼大熱的天氣，像我們出門人，要做生意度日子，來來去去，也真叫沒有法子。像他們吃爹穿娘，多麼的舒服，不好好兒的在學校裏讀書，偏喜歡在街上流着臭汗的奔跑，這真正是有福不會享。就說日本人打到我們中國來，但到底還沒有打進上海，要他們瞎起勁，這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噯噯！先生！兩點鐘的火車已經脫班一個鐘頭了，怎麼火車還不開呢？難道今天旅客多，火車倒反而休息了嗎？」

那個鄉下人自言自語的說到後面，忽然又表示焦急的樣子，回頭噯噯地響了兩聲，又對旁邊那個公務員急急的問。但那個公務員却理也不理的，管自地走開去了。就在那個當兒，火車站外忽然奔進一大隊的警察來，他們捫着的步鎗，個個都上了刺刀。在月台上一字兒排開，爲首的一名警長，他走到學生羣中那個領導者的面前，一本正經的說了許多話，好像是勸阻他們趁火車到南京去的意思。這個領導的學生，生得高高的個子兒，結結實實的身體；穿着白帆布的西裝短袴，大翻領的襯衫。棕色的皮膚，滿面顯出英雄的氣概。他聽了警長勸阻的話，正欲有所回答的時候，但那羣學生們却齊聲的先叫起來道：

「蔡志堅！你不要理他，我們非到南京去晉謁主席不可。」

「警長先生！你聽見嗎？就是我一個人聽從你的勸阻，不上南京去，那也沒有什麼用處啊！好在我們是爲了國家，並沒有其他的作用，請你們還是不要來干涉我們罷！」

那個領導的學生蔡志堅，含了和靨的微笑，向那警長低低的回答。那警長明知最最難弄的就是這一般學生們，但爲了上面有命令下來，自己若不負責任，在上司那兒怎麼好交代？爲了這樣緣故，他不得不顯出嚴肅的樣子，吩咐他帶來的一大隊部下，向這般學生們略使出一點武力的威脅。然而因此引起彼此的誤會，不知怎麼的只聽有人喊了一聲「打」！一時之間，那很有秩序的學生們立刻暴動起來。一大隊的警察，至多也不過四五十個罷了，但學生子却有五六百個，在一聲喊打之後，那一大隊的警察反而被學生們包圍起來。警察們其中爲了自衛起見，竟然朝天發鎗。但鎗聲一起，事情就更糟了，因此弄假成真的發生流血的慘案了。

經過這一陣混亂互相毆打之後，月台上已經變成了舞台一樣，真是打得落花流水。好在月台上除了幾張長椅子外，是只有一根一根的木柱子了；所以倒也並沒十分的損失。警長見事情弄僵，勢必擴大，爲了避免雙方不作無謂的犧牲，於是急急的命令部下立刻退出月台外來。這兒有許多的學生子，受傷的受傷，流血的流血。人心都非常憤激，尤其在這猛烈的陽光施虐之下，除了流血，還不停地流汗，在血汗交流下，大家內心的痛苦、和無限的憤怒，更像火山一般的爆發出來了。衆人正在怒氣沖沖預備決鬥的當兒，忽然車站外又來了幾輛卡車，跳下百餘名的警察大隊，在車站四周包圍起來。架起了迫擊炮，機關鎗，威脅學生們立刻離開火車站。月台上幾個火氣大愛鬧事的學生子，大家都有預備衝出車站去抵抗的意思。這時蔡志堅倒在那張打壞了椅子的旁邊，他臉上流着血汗，顯然是受了傷。當下聽了衆人的

意思，遂大聲地叫道：

「諸位同學！你們不能打出去！你們不能打出去！你們不能憑一時之勇，而作無謂的犧牲！我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還有更重大的使命，我們保留着這寶貴的血汗，流到更有價值的地方去吧！」

蔡志堅這一番有理智有見識的強有力的吶喊，把大眾們的怒火又慢慢地平熄下來。但大家議論紛紛，有的主張，還預備跳上火車到南京去。不管火車開不開？我們坐上去再作道理。火車一天不開，我們就坐一天，火車十天不開，我們就坐十天；這辦法也是一個苦肉計，有一半粗魯的人都齊喊贊成。但也有一半思想周密胆子較小，或身體軟弱的同學們，他們認為這似乎太犯不着；所以大家人聲嘈雜，莫衷一是，委決不下。就在這當兒，各學校的校長先生也都到來了，他們勸導學生們不要生事，應該好好兒的讀書要緊。其中海風大學的校長呂增輝，向學生們演說的幾句話，最爲動人；他已經是個近七十歲的年紀，滿頭髮雪白。用了顫抖的聲音，說道：

「諸位同學！你們大家靜一靜，聽我來向你們說幾句話。中國自從推翻滿清政府到現在，頻年的戰爭，可說是沒有間斷過。直到北伐成功，方才產生了我們真正的中華民國。然而那時候的國家，好比一個病到九死一生中轉出來的病人一樣。他過去的病中，已消耗了無數的精神，實在是大大的傷了元氣；要恢復他的健康，自然得好兒的調養。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學那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不可。但可惡的

日本人，他趁我國才在學步走路的時候，不斷地欺侮我們，侵略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終於鬧成了今日的華北事件。大凡是稍具智識有血性的同胞們，對於日本人屢次的侵略我國，可說是沒有一個不怒髮衝冠，磨拳擦掌的要與他們拚命決戰的。所以你們要到南京去向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出兵打仗，這舉動完全是對的，我是一百廿四分的情同你們。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政府的頭腦，政府的思想，是決不會比你們遲鈍，軟弱的，他們對於日本的野心侵略，又何嘗不想予以打者予打擊，來替民族爭光，來給我們中華民國吐一口氣呢！所以一再的忍耐，求和，要國際聯盟會來說一句公話，也無非是爲了國內沒有充實的軍力。與其是以卵擊石，荼毒生靈，毀滅建築，那何不委曲求全，努力準備好呢？所以政府有政府的意思，你們年輕的孩子們能懂得了多少呢？比方那麼說，政府出兵和日本交戰，因爲沒有實力，節節敗退，到那時候到處淪陷，我問你們將如何的收拾？要知道你們在求學時代，唯一的責任，就是求學業上的深造，將來可以成功一位專門的技術人材，那時候你們替國家出力，責任是何等的重大啊！我所說的，都是實在的情形，你們千萬不要多生是非，還是安安靜靜的回家去，也許你們的家長也正在焦急地記掛着哩！」

呂增輝這一番話說得非常透澈有理，這一般學生們也就無話可答。於是大家接受了他的勸告，排齊了隊伍，由各校校長領導着走出了火車站。其餘受傷的學生們，一共十五個，當時由救護車把他們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了。這一場風波，才算沒有擴大的平靜下來。

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太陽已消失了它日中的淫威，非常吃力地通紅了臉兒，向屋角落旁慢慢地幻滅了。暮靄開始降臨了整個的大地，四周是籠上了一層輕羅紗那麼的薄慢。這是廣德醫院那個頭等五號的房間裏，室內佈置着兩張病床，這時床上都有受傷的學生躺臥着；一個就是蔡志堅，另有一個，比志堅更年輕一些。雖然他的額角上和蔡志堅同樣地包紮着藥水棉花和紗布，不過單從他留着的頰上那皮膚看來，確實比志堅白皙得多。從可知他的體格沒有像志堅那麼的強壯，他的性情至少也要比志堅軟弱得多；他此刻倚靠在床欄旁，兩眼望着窗旁被風吹飄起來的白紗窗簾，默默地若有所思的樣子。室內是靜悄悄的，尤其在黃昏的空氣中，更覺得清幽沈寂，只有窗外院子裏那兩棵高大的梧桐樹，茂盛的枝葉兒，受了晚風的吹蕩，而發出婆婆的聲響。這音韻可以說有些音樂的成分，但也可以說包含了淒涼的意味，這也無非是各人心境領略的感覺上不同而已。蔡志堅似乎發覺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這就回頭望了他一眼。包含了歉意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諸葛雄！你這次的受傷，完全是我累害你的，所以我覺得很對不起你！」

「蔡志堅！你這是什麼話？我們無非爲了一點子愛國的心，才受到這種痛苦，怎麼能說你累害我的？那麼你又是誰累害的呢？」

諸葛雄連連搖頭，回身也望了他一眼，表示不以爲然的樣子，向他認真地否認。蔡志堅微微的一笑，說道：

「因爲這次發起到南京去請願，原是我拉你加入的。假使我不拉你，憑你的個性，我

知道你決不會自動的加入。假使你不加入，你當然不會遭到這個不幸，所以說起來還不是我害了你嗎？至於我自己，我喜歡加入，我發起去向政府請願。就是這次被警察老爺開鎗打死了，我也不叫冤枉，而且我更怨不了別人呀！」

「那麼我既然加入了，當然也算我自願的囉！難道我能怨得了別人的嗎？不過，那些警察居然開鎗傷人，這真是一件豈有此理的事。」

諸葛雄說到後面，大有憤憤的神氣。蔡志堅聽了，也咬牙切齒的罵了一聲他媽的！把右手捏了拳頭，在左掌上恨恨的一擊，但以下的話却沒有說下去。過了一回，方才憤激的說道：

「呂老頭子的話，也不完全是對的；無論什麼事，忍耐固然要緊，但也得看事情的大小而論的。這樣重要的國家大事，如何還能忍耐得了？比方說，日本兵已經打到了南京，你還能說，忍耐嗎？你還能說，對不起！你慢慢的打過來，讓我們再準備幾年，等充實了軍力再打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照我的意思，就是寧可玉碎，不願瓦全。因為做人就是這末一口氣，眼瞧着敵人一步一步的侵略過來，而沒有氣憤的話，這還不是變成一個活死人了嗎？那我可受不了。」

蔡志堅怒冲冲的說完了這幾句話，他心頭的氣憤幾乎又要直冒到頭頂上來了。諸葛雄沈吟了一下，方才徐徐的說道：

「這是各人的性情見解不同的地方，像你所謂是激烈派，像他們完全是緩和派。這兩

派各有各的好處，但也各有各的害處。……」

「我以爲無論一件什麼事情，往往被一緩和而起了變化。比方說，日本兵打進了城市，要我們青年爲他工作，那時候你就萬萬也不能緩和，你若緩和地作個過慮的餘地，那麼罪惡就會套在你的頭上了。」

蔡志堅不等他說完，就急急地解釋了緩和的害處。諸葛雄聽了，點了點頭，一面伸手摸着自己的臉頰，一面說道：

「你的話固然很對，不過事情也有分別的。就拿戰爭而言，在這科學時代，打仗決不是靠着人多而能取勝的。第一要緊是飛機，兵艦，坦克車，大炮等最新的武器，你若沒有這些的設備，那你就決沒有勝利的日子。」

「忍辱偷生，這是最痛苦的事。假使苟安着活，我倒情願痛痛快快的死。諸葛雄！那麼照你所說，你也贊成緩和的了？」

「也並非一定贊成緩和，我以爲終要量自己的能力。否則，誠是無謂的犧牲，我覺得殘忍。」

諸葛雄低低的說，他伸手摸着自己的額角上的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蔡志堅兩眼怔怔地望着他臉兒，心中似乎有些不快樂。遂說道：

「諸葛雄！你說這些話，我真爲你的前途擔憂。……」

「什麼？我可不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哼！那又有什麼不懂的呢？我認爲你這搖蕩不定的意志，將來一定會變，變得我們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

蔡志堅冷笑了一聲，憂憤地回答。他說到後面，又表示無限感觸的樣子，滿面顯出淒涼的神情。諸葛雄聽他話中有因，一時也氣得通紅了兩頰。恨恨的說道：

「你這話簡直是在放屁！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是愛國的嗎？你說我會變，你說我會走上另一條道路，我覺得你太侮辱我了！」

諸葛雄說完了這兩句話，他氣得眼淚都忍不住奪眶流了下來。蔡志堅被他罵了，倒反而滿面含了笑容。低低的說道：

「對不起！我錯了！請你原諒我罷！」

「沒有什麼可原諒的，從今以後，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看誰對得起國家？看誰負了國家？」

「我的小諸葛！你別鬧孩子氣罷！我們的友誼，非比平常。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那一刻那一時分離過？我們雖不是同胞手足，但我們實在情逾骨肉，何苦爲了幾句話而鬧了意見呢？我來向你賠個罪，小諸葛！咱們和好了罷！」

蔡志堅見他認真生氣的樣子，倒由不得急了起來。遂賠了笑臉，一面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禮，一面又俯過身子，伸手過去，溫和地說。諸葛雄聽了，那股子氣憤才慢慢地平了下來。忍不住也笑了，把手伸過來，兩人緊緊地握住了。不料正在這個時候，忽聽一陣革履聲，

由病房外步入兩個怪年輕貌美的女郎來。她們手裏拿了一束鮮花，似乎見了房中這兩個人握手的情形，感到奇怪而且有趣，這就嘆了一聲，抿嘴嗤嗤地笑起來了。一個較大年齡的姑娘，連奔帶跳的先走到床邊，恭恭敬敬的把一束鮮花獻上，還向兩人一鞠躬。笑盈盈的說道：

「志堅！小諸葛！你們真勇敢，雖然你們是受了傷，但你們的精神，是令人感到無限的敬佩。我們特地來向你們獻花致敬，祈祝你們早日恢復健康；不要心灰，不要氣餒的，繼續奮鬥來做一個民族的急進先鋒。」

「哈哈！我們史小姐真是好伶俐的口才！聽了史小姐這幾句話，不要說我們是略受了一些微傷，就是打破了我們腦袋，我們也不覺得一些兒痛苦的了。」

諸葛雄先得意地笑了起來，很高興的說出了這兩句話。蔡志堅更加滿面春風的樣子，望着床邊那個心愛的女朋友。低低的說道：

「忠花！謝謝你們來慰問我們，但不知道你們如何曉得我們受傷在這兒呢？」

「你們車站上發生的事情，夜報上早有登載了，我們見了報紙上受傷的名單，才知道的。當時我急得了不得，直到醫院裏一問，方知是受了一些兒微傷，謝天謝地，我心中這才落下了一塊大石哩！」

史忠花絮絮的回答，她臉部上的表情，是隨了她說話的語氣在轉變；一回憂愁地蹙了眉尖，一回安慰地含了淺笑，這意態是分外的嫵媚可愛。諸葛雄因為和忠花也很熟悉，所以當

下笑嘻嘻的打趣着說道：

「志堅！你聽，史小姐是多麼的關心你。你以後要如待她不好，那你真是沒有良心。」

「啐！你怎麼知道我是關心他？其實我却是關心着你呀！」

「史小姐！你說這些話，不怕志堅打碎了醋罐子嗎？」

諸葛雄說着，便笑了起來。史忠花緋紅了嬌靨，却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忠花身後那個姑娘，也由不得嫣然地笑了；被她這麼一笑，這才把史忠花提醒過來。忍不住啊呀了一聲，連叫了兩聲該死。一面回身去拉了那女郎的手，一面笑道：

「瞧我這人真是太糊塗了，只管自己跟你們說話，把難得請來的我那位小妹妹忘記給你們介紹了。說起來真是小諸葛最不好，見了我的面，老是沒大沒小沒有規矩的跟我開玩笑，所以我竟忘記了，小妹妹不要生氣罷！」

「自己一見到志堅，便沒了魂似的，只顧笑呀說呀的親熱着。此刻倒反而來埋怨我的頭上，這叫我也太受一點委曲了。」

史忠花見小諸葛一味的取笑自己，遂不理睬他。一本正經管自介紹說道：

「這位郎露茜小姐，是我們醫院裏的同事，在我們同事之中，她的年齡最小，所以我們便叫她小妹妹了。小妹妹！這倆個人我們在報上已經知道了他們的名字，所以我也不能再介紹的了。」

「哦！郎小姐！」

諸葛雄和蔡志堅不約而同的欠了欠身子，向她很正經的招呼着；郎露茜向兩人彎了彎腰，也含笑的叫了一聲諸葛先生和蔡先生。諸葛雄聽了郎露茜三個字，覺得她的名字相當的好聽，而且也非常漂亮，於是兩眼偷偷地向她窺望過去，果然，她的容貌和她名字一樣的漂亮。一個年輕的男子，見了美麗的女郎，心頭自會忘忘的震盪起來。因此有些神往左右的，向她目不轉睛地細細打量，只見她生得修短合度的身材兒，腰肢很窈窕，具有曲線的美妙。胸部很挺，並不過分的高聳，但却很結實的樣子，十足表現出是個情竇初開的處子，她的頭髮烏而有亮光，並沒燙成什麼飛機型，波浪式，只拖得很長，披散在背後，覆着下面那個鵝蛋的臉兒，雪白粉嫩，兩頰雖不塗脂，却透現着兩圓圈天然青春的紅暈。細長的翠眉，彎彎地真是說不出的清秀。活活的眸珠，亮晶晶的好像兩顆寶石，也真有說不出的引人的媚力。鼻子，櫻唇，玉齒，沒有一處不叫人感到可愛的地方。諸葛雄心中暗想，她有些像珍妮麥唐納，但麥唐納已經有貴婦的風韻，不及她的幽靜。她有些像宋雅海尼，但海尼沒有像她溫文可愛。於是他又想到她像狄娜寶萍，像桃樂珊拉瑪，覺得總也不及郎露茜的幽美淑嫻，實在可說是個十全十美的可人兒了。諸葛雄這樣失魂落魄的向郎小姐呆瞧着，露茜似乎也有些發覺了，所以她覺得有些難爲情，粉臉更紅暈得像朵三月裏的桃花，別轉身子，把明眸望到窗外去了。接着，蔡志堅和史忠花也都發覺了，兩人互相擠擠眼睛。史忠花向諸葛雄呸了一聲，走上去把手指去劃他的臉。笑道：